

惊 艳 追 魂 剑



陈青云著

二八 反客为主何所惧 火上凌波丙丁珠

面对偌大一座黑黝黝的树林，无疑问的确乎是敌暗我明，对罗如龙可说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地理环境。

如何能够道致主客倒置，化劣势为优势呢？

罗如龙不愧是个天质绝佳，禀赋特异的有为少年，在迈步前进之中，他眼珠一转，也就计上心来了。

他若无其事地，仍然迈着大步，走近林边。

眼看距林已不足丈之地了，倏然，他点足一长身，身形就地拔起。

烈火岛学成的这种‘火上凌波’身法，既轻巧，又快速，这一拔起身形，便到了高可四丈有余的顶空，偌大一座树林的枝巅，反倒落在他的脚下去了。

罗如龙既有心要主客倒置，当他身形就地拔起之后，凌空一旋一折，一闪一飘，在树林的顶端绕行如飞，几起几落下来，他捷如石火电光的一条白色身影，便就令人无法捉摸了……

隐身在密林之中，伺机待动的人，其中，固然有二百多个手捧硬弓匣弩的堡丁汉子，他们眼看罗如龙身形矫失如龙，一转眼，便就在眼前失去了踪迹，一个个只好探出头来东张西望，一如煞星就要临头般地，噤若寒蝉，不敢则声。

天山双煞、山二、衡山五个头陀，加上那位一心切望报仇，此刻担任指挥弓弩手的落魄书生邵光，这几位杰出的黑道高手，可算得是见多识广，闯过不少惊风骇浪的过来人

了。此刻，乍见罗如龙炫露了一手如此的迅疾而离奇的轻身身法，也不禁脊尾寒生，油然涌上一股骇意来。

尤其是落魄书生，他是失耳的前之，见状，在骇然惊魂之中，圆睁着两只眼，上下左右，直在搜寻不休。

只有贾如真手抚着海下的一银髯，微秃仰起脸来，目注视着罗如龙时隐时显的身形，孤身站在距林三丈以外，似嘉许，又像是聊以自慰地，脸上露出浅浅的笑意。

罗如龙身形极似一只在夜空的展翅大鹏，在集的密林顶端任意翱翔，一起一落，仿佛是在厚朴地毡上含枚疾走，无声无息，身法美妙之极。

只不过半盏热茶的工夫过去，他在奔行中，暗暗兴起一缕意念来道：“是时候了！这些魔崽子该被我捉弄得头昏脑胀了，我不趁此机会下手，还待何时？”

念动心已决，臀部猛然一用功，一个旋身，便就凌空折了回来。

他用不着为辨别方向而分心，因为，那贾如真宛如一尊石膏像般地，矗在那里。

一窃一绕，便又来到了他罗如龙适才的立足之所，他知道，那正是入林的一条通道，在密林中埋伏的人，不消说得，也以那个地方最为密集，他选择在那个地方下手，当然是一处较为理想的地方。

眼看到了他预计理想的地方了，当他的身形尚在凌空之际，右臂往下一舒又一甩。

“嗖嗖嗖”三粒燎红耀眼的‘丙丁珠’，应手而出。

这体浑圆，晶莹耀目的‘丙丁珠’儿，此刻经罗如龙在夜色浩瀚的树林顶端使用出手，较之那个红衣姑娘程芳火烧战船的时候，又有一番绝不相同的情调，这三粒‘丙丁珠’儿燃

烧的同时，他移形换位，飞身又到了枝头的另一角落，一抖左手，‘嗖嗖嗖’又打出三粒‘丙丁珠’。

他的身法其疾如风，沿着林巅一匝般绕下来，约莫总有二十余粒‘丙丁珠’儿应手而出。

偌大的一片黑暗树林，经这二十多颗‘丙丁珠’光顾下来，但听得‘噼噼噼噼’，连声轻响频传，一股一股的疯逛火舌，应声面高窜。

罗如龙先后打出了二十几粒‘丙丁珠’儿，他是立意要反客为主，要藉这一片火海来残敌，来达到贾如真所授意的，‘一个活口也不留’的目的。

现在，二十几粒‘丙丁珠’发挥了它的无比效力了，这一座树林处处着了火，劈劈啪啪地，疯狂燃烧起来了。

最沉不住气的还是那二百多个手捧着硬弓硬弩的堡丁汉子，他们眼看一股股的火留来得委实嚣张而惊人，也顾不得什么‘不准声张’的命令了，在惊惶失措之中，一声声失神的惊叫交相出口，呼喊声中，人影也在树林之中行动起来。

这个混乱场面，岂是那位落魄书生能够照顾得了的？

落魄书生邵光已是横了心，指肩藉恁多黑道高手的助力，务必要湔雪他失去双耳的一番羞辱。今夜摆出这样一个伏声的场面来，一心指望要将他的一老一少折在手里，平平他心里那一股难以化解的怨恨之气。现在局势逆转了，这不正是中了那罗如龙的妙计，使主客倒置变成敌暗我明的劣势了吗？

他是一个擅长运用心计的人，他当然知道，这一阵子大火烧下来，我明敌暗，罗如龙那个小煞星，说不定随时随地，要在自己的身边出现，也就是说，凭那个小煞星的奇诡身法，谁能防患得了呢？

但，是他并不害怕，也并不因此就六神无主，在他落魄书生的身边，还有九位功力的盖世的同道好手，这场大火烧下来，至多不过是化暗为明而已，另一场龙虎争，胜负还在未定之天！

所以眼前第一要务，就是先要稳住阵脚，千万乱不得。

一旦乱成一团，便就授人以柄，予罗如龙一个可乘之机了。

林中的火势益见嚣张，落魄书生欲求军心不乱，首先就得筹谋冲出一条血路来。

往那里走呢？

近堡的路上，站着那位当道而立，手抚银髯的贾如真，罗如龙尚且如此难缠，那贾如真老鬼，不用问，准又是一个辣手人物，此路不通，去不得！

左右两旁，全是万木森的连天密林，此刻完全着了火，也去不得！

唯有的一条退路，那就是要与卞家堡道而驰了，无论如何，总得率退出这一片火场再说。

筹思既决，他举起手来轻抚三掌（这是他们既定了的暗号）。

在他身前身后，响起一声又一声的抚掌的和声。

经这一和，他落魄书生的胆色又壮了，他知道隐身在林间的恁多高手，并未因四面着火而慌了手脚，一个个仍然在枝叶间穿突，也可以说，这些人全在他的身边。

落魄书生心胆一壮，眼看林中的大火已经成了不可遏阻的燎原之势，他顾不得隐蔽身形了，纵身一落，落到一名堡丁汉子的面前，振臂高呼道：“往北方冲突突围，退出这座树林再作道理！”

话声一落，他率领着溃不成军的二百之家，便向天北方向冲突而去。

火光熊熊之中，但见人影穿梭腾跃，一个个身法奇快的高手，一一止，疾如石火电光。

这，可就是罗如龙等待已久的时刻到了。

提起这场大火之后，龙儿他可是一直没见露面过，他隐身在一处尚未着火的密叶枝头，凝神极目，将林中人的动态，一丝不漏地看了个清清楚楚。

现在，眼看这批魔头首尾呼应着，打算要穿林遁去了。他还能甘心舍弃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？

尤其是罗如龙那一对正在烈火岛上练就了的眸子，不但能在烈火之中见物，就是那密密层层烟幕，也无法阻挡住他的视线，尽管那几位黑道高手迢在东飘西闪，身法直在变化不停，他看得真切，早就将他们的虚实，瞭如指掌了！

天山双煞、山二任他们四人骨化飞灰，他只需看上一眼，便就一眼能辨别出来。倒是那衡山五头陀尚是初见，他别有怀抱地，特别对那五个头陀多打量几眼。

衡山五头陀一个个全是人高马大，剽悍伟岸的昂藏之躯，每个人俱有一付极其狞恶的长像。金箍扣发，长发披散在肩头，清一色的白被麻履，着上一身肥大的青色袈裟，每个人的手里提着一柄月牙方便铲，铲约有鸭蛋精细，一看便知，衡山这五个头陀，全有一身惊力过人的硬功夫。

最令人不解的，是在那衡山五头陀的袈裟右襟上，全都刺绣着一朵约莫碗口大小的牡丹花，大红的牡丹刺绣在五个头陀的青色袈裟上，特别是鲜明而惹眼之极。

一眼看出这朵大红牡丹时，罗如龙情不自禁的低下头来，望望自己身着的这件白缎儒衫，嘿！不但花式的大小全

致，就是牡丹的几片花瓣儿，也是如出一人之手，一无轩轻可分哩！

这是什么道理？

难道其中还有什么蹊跷不成？

此时何时，那容他为这一朵大红牡丹来费时思考，他眼看恁多的人呼啸照应着，将是愈去愈远了，他足尖一点藏身的枝头，卸尾便就追上前去。

在他心灵之中，存在着一个意识，那就是——

“杀！杀！杀！一个活口也不留！”

“火上凌波”的轻身身法施展开来，仿佛就如鬼魅凌风般地快速，他一纵一落，便就赶到溃军的前面来。

在溃军前面开路的人，便是那位落魄书生邵光，邵师爷一生直在算计人，此刻煞星已然临了头，他仍被蒙住在鼓里，昏昏懂懂地，毫不知情呢！

他一马当先跑在前面不时还要回身招呼着，自以为有诸多绝世高手四面拱冲着，穿林突围，想必是不成问题了。

殊不知，当他一落再起之时，可就落到罗如龙手里来了。

罗如龙是唯贾如真之言是听，贾如真要他痛下辣手，他也就咬一咬牙，打定了一个斩尽杀绝的决心。所以，当他此刻一步赶到了落魄书生的头顶，他一声不吭，轻轻排开脚下的枝叶，头下脚上，和身扑了下来。

宛如星丸下般地，堪堪与那落魄书生拔起的身形，在空中碰了一个正着，罗如龙疾出一掌，一掌按向落魄书生的天灵。

落魄书生惊见变生肘腋，丧胆亡魂之中，他也感觉事态有异了，奈何他身在半空，无法落宝飘闪，惶急中，一声愕

然的惊叫出口，赶忙将头向左一偏。

头一偏，奇险无比地，将罗如龙按下来的一只右掌却是躲过去了，但罗如龙接踵按下来的一只左手，岂是他又能侥幸逃避得了的？

破地一声响——

落魄书生的头颅开了花，殷红的血水挟带着白色的脑浆，四处迸射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落魄书生应掌授命，一具尸体“咚”然一声摔在地上的同时，在他身后蜂涌而来的一名堡丁汉子，便已赶到当场。

自空降落这样一具尸体，已是足令他们亡魂的了，待那一群汉子认出了这是落魄书生邵师爷的尸身时，一个个灵魂走了，就地楞了个目瞪口呆。

罗如龙一掌劈死了落魄书生，原已飘身落在一旁树林的险影里，此刻眼看这一群汉子面对着一个尸体发起楞来，他提身又起，飞身到了这一群汉子的当头。

凌空再又一折身，藉身形下降之势，双掌左右一分。

火势熊熊之中，便见两股雄浑的气流激涌，汹汹涌涌地，迳朝那群面面相视的堡丁汉子当头罩下。

藉这出掌吐劲的反弹之力，罗如龙的一条身子自行向上抛了一抛，罗如龙杀心大开，未待前两掌掌劲用老，一抡双臂，一前一后，又劈出两掌来。

可怜这一群助纣为虐的堡丁汉子，他们刻正见尸走了魂，做梦也想不到，竟有四股排山倒海的强猛劲力，居然自空而降，当头卷头。

纵然他们事行能够有所察觉，烈火神君赖以成名的‘赤焰掌’，又岂是他们的几手庄稼把式能够需顾得了的？

分成前后左右几几乎同时劈到的四股掌劲，将就地站着的恁多堡丁汉子打得人仰马翻，一片哀嚎之声逐起。

赤焰掌当真是威猛无伦，站得切近的，触着掌锋正面的人，一个个震得五脏离了位，哼也没法哼得一声，口里噙着一口鲜血，伸腿交了命，站在距离较远的人，也被那几股凌厉的掌劲卷起，不是跌得头破血流，便是撞了林间枝干，一命归了天！

二百多个堡丁汉子，就地倒下了一大片，能够无痛无伤，爬起身来图逃的人，当真是寥若晨星，少之又少了。

罗如龙初次使用这‘赤焰掌’，一出手就是道地的十成功力，他何当想得到，这连续的四掌疾出，几几乎便将二百堡丁之众，差不多已是全部打发掉了，这份成果，确乎不是他事先预料得到的。

四掌先后奏功，罗如龙借撤掌之势，飘身落向地上来，地上尸体横六竖八，狼藉不堪，当他一眼看出少有三数十个堡丁汉子在林中四散鼠逃时，他又犹豫了。

是追呢？……还是不追？……

按照既定的目地，若要‘不留一个活口’，当然，这四散而逃的堡丁汉子，一个也不容他漏网的，但是他只有孤身一人，要分头去追，他怎么追法？

就在他心念未决，尚在趑趄的同一刹那，脑后传来一缕破空的急啸之声。

罗如龙今非昔比，烈火岛上被困了两年，一身功力不但突飞猛进，单以耸的视力与听力来说，却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进境。此刻，当他听出耳后的风声有异，来不及回去察看，一式长身，点足便就扑向前去。

在他的正前方，正有七个跌跌撞撞，在亡命逃生的堡丁

汉子，罗如龙一式长身冲上前来，恰恰又到了这七个汉子的当头。

罗如龙早已杀得性起，他前冲的劲势尚未已，人未到，掌已先临。

全力推出的一股掌劲，宛如秋风扫落叶，将前奔的七个彪形壮汉打的东倒西歪，踉踉跄跄。

罗如龙形同一只疯虎，人随掌到，抡掌再一起，七个大汉便就先后归阴了。

他快，人家来的却也不慢，当他身形即将飘落地的同一顷刻，耳旁异声大炽，有一条疾如飞石的身形，在他罗如龙身后，一晃即到。

罗如龙就地一错步，横飘五尺，让地了临头冲来的那条身影，紧接着他又拔起身形，卸尾便向那俯冲过来的那条人影抓出。

由被动挨打，到闪身避，再到出招制人，其中三个身法连贯在一起，由罗如龙此刻施展出手，直如一气呵成，真是妙到毫巅。

这也是他罗如龙自负学成了烈火神君的‘火上凌波’轻功，傲世无侨，他相信以他身法之快速，变招换式之神奇，他大可以傲视环宇，较之任何门派的轻身功夫，决不逊色。

所以，当他此刻由被动变成主动，一把抓上前来时，那位由他身后出招偷袭的人，也就被他藉林中的火光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这人就是天山双煞中的老大，金面廖兴。

一见是金面煞，罗如龙顿时勾起两年前，在那栋凤坡的一段前情，在两年之前，他罗如龙若非神杖婆婆及时赶到援手，他岂不折在这金面煞手里，一命呜呼了么？

金面煞是一个功力绝高的黑道好手，在罗如龙现在的目光里看来，其分量并不如何重，何况此刻又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这一腾身而起，提气出手，一把便向那金面煞抓了过去。

蓦地——

刷刷刷三声响，自空又降下三个人来。

三个来人眼看著金面煞危如一发，交相狂吼了一声，分成三个方面，狂扑过来。

三个来人正是山二，加上那个蓝面煞。

蓝面煞手足情深，当然也是最为急切，他一步腾身，便已赶到罗如龙的当头，他二话不说，人到掌到，两股急劲的狂飚，便向罗如龙背后涌到。

面对这样四个高手，罗如龙心知一场恶戏难免，他不甘放弃行动将到手的优势，前扑之势不卸，凌空抡臂一甩左掌，一股红色赤焰便向蓝面煞的掌上迎来。

两掌接宝，发出震耳欲聋的一声暴响！

“赤焰掌”真个不凡，罗如龙单掌接双掌，秋色平分，落了个持平之局。

经这两掌接宝的反震之力，蓝面煞口里连叫两声“咦”，飞身却落向一边去了，罗如龙呢？他原本凌空俯冲的一条身子，应震也自向前冲了一冲。

这一冲，冲得恰到好处，不偏不倚，堪堪将罗如龙又猛狂推进了一尺有余，那也就是说，将罗如龙与金面煞一逃一追的距离，又缩短了一个大步

距离缩短了一步，也正是罗如龙的机会来了，他右手疾出，一把抓牢金面煞的后领口，右手再一抓，金面煞一声哀嚎出口，便就血光迸现，一缕幽魂进了枉死城。

这时山二人方掌出，和身又扑到罗如龙身前，罗如龙哪里还有理智，双手一拳，便将金面煞的一具尸体飞掷过去。

身后，蓝面煞飞身又到，屈指如钩，满把抓向罗如龙，同时哇哇鬼喊道：“娃娃，老夫与你拼了，老夫要取出你的心肝，为我大哥报仇！”

山二闪过了金面煞的尸体，也一同扑向前来，羊叔吾别有心机，仰头望向树林顶端，怨声大吼道：“你五个和尚还等什么？这娃娃分明叫做罗如龙，哪里又是踪帮的副总坛主呢？来来来，我等齐心合力，拿下这娃娃再说！”

说着说着，林中又传来两掌接宝的隆然暴响，原来罗如龙闪过了蓝面煞的一扑之势，抡臂亮掌，与山二合力推出来的四股掌劲，接了个牢牢实实。

山二分别震退了五个大步，有这一掌接实，显然地，怎能他山二也不是“赤焰掌”的对手。

“住手！”随着这声断然暴喝，“刷刷刷”穿林降下五个人来。

二九 龙儿力破五头陀 赤焰掌下无生还

五个来人，正是衡山的五头陀。

五个头陀分成五个不同的方位，这一落下地来，恰恰将罗如龙圈在正当中。

五个来人这一露面，将一个原本搞得火爆炽热的场面，倒是冷却下来了。

出奇的很，衡山这五个头陀虽已先后一步落到场中，但任谁也没开口，全将两双暴眼瞪得滚圆，十道如炬的目光焦点，全集中在罗如龙的身上，直在罗如龙的周身上下打量个不休。

隐隐约约地，在这五个头陀的神色之间，流露出几分困扰与骇诧的表情来。

有这一看，可将一个自负聪明的罗如龙给看傻了，他俊眉深深一蹙，奇然忖道：“咦？要打就打，就这样看呀看的，看个什么名堂？”

我罗如龙堂堂大丈夫，又不是一个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，在我脸上未必能够看出花来？”

念忖度到此，霍然又与一念道：“贾老前辈曾经嘱咐我，说是这衡山五头陀联手劈出来的一招什么“五鬼掌”，力道沉猛无伦，与少林寺的“九连环菩提掌法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我确乎还疏神大意不得呢！

现在，这群魔头已是先后露面了，我如何方能斩尽杀绝，一个活口也不留呢？

再说，这森林内万木参差，怎么办？

要想杀得尽兴，非得先要离开这片树林不可。

是的，我得诱导他们，与我一同离开这片树林再说。”

罗如龙目注身前的八位黑道高手，心念电转，一念既定的同时，他身前不远的衡山五头陀，面对这罗如龙打量有顷，已是咧嘴一笑道：“你贵姓？”

没想到这面色狞恶的衡山五头陀，一开口居然暴出这样一句文质彬彬的客气话来，罗如龙不想有此一问，楞神答道：“我姓罗，我就是罗如龙，怎么样？”

那头陀不为罗如龙说完的一句充满敌意的反问所恼，他含笑咧咧嘴，耐着性子又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当真是打从那烈火岛下来的？”

“当然不假。”

那头陀又待再说什么，身旁的那位塌鼻三角眼的羊步吾，颈一仰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师父，老朽说的不假吧？这娃娃姓罗，你们的那位副总坛主却姓张，尽管他二人的服色与长像有些相同，但是风马牛不相及嘛，哈，哈哈哈！”

又是一声“副总坛主”，罗如龙好生不解，又在心理拴了个疑团疙瘩。

山二以往就是一唱一和的，现在，他二人唯恐五头陀冷眼旁观不出手，羊叔吾语声既落，那位面如米饼，小眼细眉的马子长，咧开他的血盆大口狂笑道：“说起这罗如龙，在两年之前，可也是一拳天下惊的角色呢，未必你大师父不曾听说过他在那就当天柱峰覆算的故事么？”

眼看山二似恁般不择手段的阿庚逢迎之色，可想而知，罗如龙当面的这个青衣头陀，就是衡山五头陀中的首及人物了。

那头陀似乎疑念尚水去尽，两眼贼地盯住罗如龙，一仰脸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洒家虽已久闻这娃娃的大名，但是今日一见他的装扮，倒是……”

马子长会错了意，他以为衡山五头陀仍未见信站在当面的，就是真正的那个罗如龙，他为了郑重其事，咧开血盆大口来，又笑道：“大师父若是仍有疑眠，你看，在这娃娃身上，还有他打从香车下面，采盗而来的那块阴面太极图呢，哈哈！”

马子长存心挑拨，希望衡山五头陀及早联手对付这罗如龙，其恶毒之居心，路人皆知。他为去讨好衡山五头陀，将那一辆杀人如麻的魔车，改口说成了“香车”，更加恶毒的是在罗如龙头上，硬性扣上一顶“采盗”的帽子，

采盗！这两个字眼该仍多难听，罗如龙血气方刚，那能咽得下这个？

罗如龙气得头皮发炸，眼皮乱翻，他有心含恨出手，给他马子长来个猝不及防，身形尚未动，站在他罗如龙当面的那个头陀，却一迳摇手笑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洒家先要请问你，你这次在赤溪登陆，就是打从那烈火岛下来的？”

罗如龙正有一肚子的无名火，转过脸来，冷然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小爷我正是打从烈火岛下来，怎么样？”

出奇的，那头陀仍不为罗如龙的挑拨语气所激恼，他仍是那样心平气和的道：“你真在烈火岛上足足住了两年多？”

“不假。”

“一身功夫也是那烈火神君传授于你的？”

“不假！”

“啊？这倒是一桩奇闻呢！哈哈！烈火神君一生不会收过门徒，敢情他相中了你，将你罗如龙列在他的门下，接掌

他的衣钵？”

似恁般婆婆妈妈的，罗如龙本有心不予置理，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答。话即使是问到他与烈火神君的渊源上面来了，因为，这正是他罗如龙一次表明心迹的机会，他不得不耐着性子，点头应承道：“不错，我罗如龙正是烈火神群的衣钵传人，你衡山五头陀有些不服气？”

方才，被罗如龙引起来一阵大火，一直是劈劈啪啪在燃烧不已，一转眼，火势益见猖狂，眼看就要烧到这九人立足之处来了。

那头陀外表是个彪壮的粗人，肚量却宽如海，吃罗如龙这样左顶右撞，也不见他变脸发作，他强自咧嘴笑了一笑，仍然继续探问道：“你与烈火神君既有师徒名份，不用说得，他会一心成全你，将那块阳面太极图赐予你喽？”

一问再问，总算把话引到正题上来了。

罗如龙的心理正存在着一个离开这座树林，换上较为宽敞的地方，他要大显神威，将这八个魔头完全折在手里的意愿。但如何方能使这群黑道高手，甘心随着他共同进退呢？……提起这个太极图来，对付这些贪得无厌的魔头，未当不是一个诱敌深入的好方法呢？

正因为这，罗如龙伸手在腰间一拍，冷声笑道：“不错，烈火神君有心成全我，将他的一块阳面太极图也赐予我了，此刻正藏在我的怀中，怎么样，敢情你诸位大侠还要过目？”

有这一说，山二先后仰起脸来，冲着当中那个头陀努一努嘴，意思就是：如何？我弟兄之言不假吧！

那头陀仍似意犹未尽，汕笑一声，又问道：“你此次再进中原，就是身怀着一个阴阳既经合璧了的太极图，特为找宝来的？”

“这也不……”

“你孤身闯进中原，迢迢千里途程，你就伏着在烈火岛上所学的两年功夫么？那烈火神君能放心容你上道？”

倏地，那头陀似又想到什么，又补一问道：“那位白鬓白发，现在站在林外的那个糟老头子，他是什么人？”

罗如龙哪有闲心与他迳自蘑菇，眼看这头陀疑念不绝如缕，一个问题又接着一个问题提出来，确乎有睦厌烦，有些不耐烦了。

他有心发作，灵念电转，在安排下一步骤的同时，

蓦地——

一缕极其熟悉的人密传声，传入在他的耳际：。

“小子，老朽要你速战速决，及早将这些混帐东西打发掉了，我俩及早好上道赶路的，没想到你这小子，是一条王大娘的臭裹脚布，怎么愈拉愈长了？你小子不打算攀亲家，要这样一直唠唠叨叨干什么？”

罗如龙耳能详，这传声正是贾如真的几句嘲笑之言，没待他依言将采取什么行动，那缕传声又在他耳边响起——

“现在，事态愈发严重了，你小子一句无心之言，等于将我俩此次重入中原的目的，完全暴露无遗了，你想，我与你此行北上，还有安宁的日子过么？”

老朽再来提醒你一句，你要解除日后的困扰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——杀！还是老朽嘱咐你的那句格言：“一个活口也不留！”

音落声寂，罗如龙的耳膜仍在震动跳跃不已。

这时，站在罗如龙当面的那位头陀，又追一问道：“洒家问你，与你随行的老鬼是何许人，这也碍难答覆么？”

罗如龙早就有些不耐烦了，再听得贾如真的几声责难与